





文選卷三十七

西漢書卷之三十七

表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一首

諸葛孔明出師表一首

曹植求自試表一首

求通親親表一首

羊祜讓開府表一首

李令伯陳情表一首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劉越石勸進表一首

駁



冢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一首

庾亮讓中書令表一首

桓溫薦譙元彥表一首

殷仲文自解表一首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任彥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一首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一首

為蕭揚州薦士表一首

為褚諮議蔡讓代兄襲封表一首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表

諸

薦禰衡表 禰衡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棄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 世宗孝武廟號

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畢畢思弘祖業 疇咨熙載羣士響臻 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疇咨熙載髦俊竝作響臻如應而至

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也 陛下睿聖纂承基緒 惟岳降神異

紀 也 遭遇厄運勞謙日昃 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惟岳降神異

人竝出 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

亮英才卓犖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曰卓犖諸夏卓犖絕異也犖力角反 初涉藝文升堂覩奧 論語

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爾雅曰西南謂之奧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

道合思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含于道也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

足怪 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仰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

奮庸補

陽補

合

上



其能耀為 忠果正直 志懷霜雪 見善若驚 疾惡若讎 國語楚藍尹譽謂子西曰夫闔閭聞一善言若

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 曰張儉清潔中正疾惡若讎 任座抗行 史魚厲節 殆無以過也 呂氏春秋曰魏文

侯飲問諸大夫寡 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

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王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

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 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使衡立 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

朝必有可觀 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 飛辯騁辭 溢氣 全涌 全涌貌也 解疑釋結 臨敵有餘 七略曰解紛釋

結反之於平安 昔賈誼求試屬國 詭 係單于 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 終軍欲

以長纓牽致勁越 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人朝比內諸 冠 弱冠慷慨前代美之 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 近日路粹嚴象亦

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 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 為軍謀祭酒與陳 琳阮瑀等典記室 如得龍躍天衢 振翼雲漢 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

揚聲紫微 坐光虹蜺 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 足以昭近署之多士 增 四門之穆穆 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右渠之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史記趙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 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 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 應劭漢官儀曰帝

書曰所寶惟 賢則適人安 若衡等輩不可多得 激楚陽阿至妙之容 掌伎者之所貪 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

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蹠陽阿之舞 飛兔驥褭絕足奔放 良樂之所急也 呂氏春 飛兔驥褭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善相

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盡其妙也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李陵書曰區區之心 下篤慎取士 必須効試 乞令衡以褐衣召見 漢書劉敬曰臣 必無可觀

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漢書曰上以張 湯懷詐面欺 出師表 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 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孔明 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 拜為丞相後主 即位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益子曰君子 創業垂統 今天下三分益州

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 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 然待衛

獎 發 舞 典 如今日結

獎 發 舞 典 如今日結

獎 發 舞 典 如今日結

獎 發 舞 典 如今日結

獎 發 舞 典 如今日結



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

陛下也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

氣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

路也方言曰菲薄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未

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

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禕於宜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

允字休昭後主襲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

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

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

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廣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

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

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覆也先帝在

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侍中尚

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

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

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州圖曰

顧處劉歆七略詩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河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

結構野草起室廬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千後值傾

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

崩寄臣以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

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皆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

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燒塹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

軍北定中原

爾雅曰獎勸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

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

興復漢

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

規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

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

章其慢

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關誤矣

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

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

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事為諏論語曰子所雅言南

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也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

事父尚

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

用之臣

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

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

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

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

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

之素餐所由作也

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

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王卿士勳在盟府孫卿

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也

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

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

王封召公奭於燕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

三世謂文

正值陛下升平之際

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

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

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

經曰德教加于百姓

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

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

身被輕

煖口厭百味

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展選百味

目極華靡

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

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退念古之受爵祿者

蓋李本無  
以此六臣本  
增  
洛補



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

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毛詩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是以上慙玄

冕俯媿朱紱同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王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

如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

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誠欲混同宇

內以致太和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故啓滅有扈戶而夏功昭尚書

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

之隆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主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涌簡良授能以方叔

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濟王

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高鳥淵魚喻吳蜀二主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

於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計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大戰自旦及昏大

破之矣古舍切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

十里齊王葬雍門子以上卿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尸子曰禹與利除害為萬民種也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

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彌衡表亦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此

二臣豈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漢書文也固夫憂

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

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驩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

勉

勉

勉

勉

勉

勉

勉



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夭即世雖賢不乏

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

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書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當見宿留也

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

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

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曰馬黑色曰驪突刃觸鋒為士

卒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鄭

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

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論語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徒

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

禽息鳥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此徒囹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

也說文曰圍養獸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血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

輟食弃餐奮袂攘衽撫劔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

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禮注曰

北出玄塞七發曰凌赤岸簪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

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兵者不可

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

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司馬遷書

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曰李陵奮

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賴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也

也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

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又曰曹沫者

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

沫曰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

沫曰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

沫曰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

沫曰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

沫曰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

沫曰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絕纓盜馬之臣赦鬱趙

以濟其難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冠纓告王知

者不權也群臣纓皆絕盡權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

秦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

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

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

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

彭薨諡曰威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

之夫先犬墳土未乾而身各並滅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臣聞騏驥

長鳴伯樂昭其能伯樂仰而長鳴僕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危久君獨無意使僕為

君長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

鳴也者極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

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是

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試之狡兔之捷

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

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王逸曰於悒啼貌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

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又曰昔毛遂

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

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

矣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

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

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

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

乎夫自銜玄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

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始不真賢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隨名成者虧而

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

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懼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

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淮南子曰人主之居是以敢

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論語子曰君子



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魏志曰大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

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

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論語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

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及周之文王亦崇厥

化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昔

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

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

肉之恩爽而不離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親親之義寔

在敦固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孟子曰未有仁

其君者後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尚書曰放勳欽明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

此文王小心翼翼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羣臣百寮

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江偉上便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

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至於臣者人道絕緒

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不敢乃望交

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謝承後漢書曰相穢鄙營氣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承

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隔閡之

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

資

族志本

乖



之望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

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官曰攀台階闕紫闥然天寔為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風文退省諸王常有戚戚

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垂詔孟子曰沛然作雲沛然下雨使諸國慶問四

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

沐之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無膏沐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

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東觀

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

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解朱組佩青

紱朱組紱已見自試表注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駙近

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印曰

張安世持橐籥筆張晏曰近臣負橐籥筆從也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

承答聖問拾遺左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並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

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中詠棠棣匪他之誠

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下思伐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伊人矣不求友生終懷蓼

莪毛詩莪我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

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

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象欬思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妙之聲

不知涕泣之橫集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

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

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若

葵霍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

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霍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

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

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

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



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

只之怨谷風有棄子之歎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伊

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孟子曰不以舜

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

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

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悽悽謹慎也寔懷鶴

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冀陛下儻發天聰

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神聽已見自試表

### 讓開府表

#### 羊叔子

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

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王隱晉書

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

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管子

為憂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

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

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

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願復守先人弊廬

豈可得哉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違命誠忤天威曲

從即復若此左氏傳齊侯對宰孔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

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臣雖小人敢緣所蒙

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雖側席求

質而動二字本多也

字胡云當是  
卷  
芬  
洋  
同

不補

敬

尺



賢不遺幽賤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章昭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

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

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築傳岩之野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

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

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讓處崇班非直身殃將爲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且臣忝

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

三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讚曰喜

少有高行爲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

籍爲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絜身脩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

色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

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聖主得賢臣頌

曰月喻君已見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爲也以成曹君君上求自試表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王

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

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論語子曰匹

夫不可奪志

### 陳情表

李令伯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

祖母以孝聞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

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歎賜奴

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爲河內溫令左遷漢

中太守一年去

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生孩六月慈母見

背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

子蚤死其妻守義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

父母欲奪而嫁之

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

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子

球

頌事補為補  
服葬亦願  
厚補

親

兒

文



冠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汝門衰祚薄晚有

兒息字書曰祚福也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

榮榮獨一作子立形影相弔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

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

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為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

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猥

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

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臣

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

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

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伏惟聖

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

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國

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毛詩曰既優既渥豈敢盤桓

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揚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廣雅

曰奄困迫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

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鸚鵡賦曰匪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

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

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葛藟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

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

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

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徼倖僥與徼同古堯切臣生當嘔首死當結草隕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

顛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吾死嫁之及困曰以殉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又輔氏之役魏顛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回杜回躡而顛故

獲之夜夢之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 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

陸士衡 此亦學蔡中郎讓高陽侯表

陪臣陸機言 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

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 拜受祗竦

不知所裁臣機頓首死罪死罪 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 臣本吳人出自敵

國 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 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 尚書舜曰四方汝為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東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皇澤廣被惠濟無遠 四子講德論曰皇澤

豐沛尚書曰 無遠弗届 擢自羣萃累蒙榮進 國語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 入朝九載歷官有六

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議徵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郎中繼轉殿中郎又為

服冕乘軒仰齒貴游 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 施重山岳義足灰

沒 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 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

所謂世國者此也唐之風國焉臺則常為閣

惕

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中謝周易曰夕陽若厲 而橫為故齊王罔 九所見枉陷

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 王隱晉書曰齊王罔字景治趙王倫篡位罔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 幽執囹圄當

為誅始 司馬遷書曰深幽囹圄之中 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

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 王隱晉書曰袁瑜字世都 中書侍郎馮熊 馮熊字文熊 尚書右丞

崔基廷尉正顧榮 顧榮字彥先 汝陰太守曹武 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 思所以獲免陰蒙

避迴崎 一作崎 嶇自列 言密自蒙蔽避迴罔黨岐嶇艱阻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 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

蹤筆跡皆可推校 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迹可以當面也 而一朝

翻然更以為罪最爾之生尚不足云 左傳子產曰諺云最爾之國杜預曰最小貌也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

區區本懷實有可懷 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 異逼天威即罪惟謹 天威已見上讓開府表公羊傳曰不即罪

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 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子 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

聽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

回隻

各



再中謝 量

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迴霜收

電使不隕越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復得扶老攜幼生

出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樂也解嘲曰紆朱紫

我切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跼天踳地若無所容中謝毛詩曰謂

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

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則塵洗天

波謗絕眾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

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

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漢書曰韓安國事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梁孝王為中大夫

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為京兆尹坐與庶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見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與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謂之亡命青組朱軒竝

二千石之車飾於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舍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忿所宜忝竊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公之萌復存

憲當便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

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天衢已見上薦禰衡表輦轂已見上求通親親表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

表以聞國語甲胄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

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

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礪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礪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聞天生烝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左傳鄭文公曰天生

於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舍

二千石之車飾

青組自是銀印



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聖帝明王鑒

其若此易緯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范曄後漢書袁紹上

疏曰洛邑乏祀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東觀漢記馮異曰更

始敗亡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天下也社稷時難則威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

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牽秀衛公誄曰仰睇遐風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三五以降靡

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臣瓌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

宣皇帝肇基景命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

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葉重光四聖

繼軌三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皇帝武王重宣光業雅曰軌跡也惠澤侔於有虞十年過於周氏左傳

彌昏永嘉懷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喻帝位答賓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

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君若贅旒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爾賴先后之德

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

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冢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四海想中興之美羣

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俟我后后來其蘇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左傳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何法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

虜廷千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謝承後漢書序曰黃他求沒將投骸虜廷神器

流離再辱荒逆再竊懷愍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為者敗之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也臣每覽史籍觀之

前載小雅曰載事也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芋尹無字謂楚

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

謂 聽 撮補 天 沈



安歸皆 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三世謂邁至琨也王隱晉書曰琨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

後漢書序曰王龔 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曰寶武上疏曰奉法詔命精爽隕越且悲且惋五

情無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注莊子葉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母班書曰董卓起朔

垂毛詩曰 臣現臣 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

鼠思泣血 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 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曰楚使

謂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左氏傳曰楚使

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啓聖

見下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難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 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公子皆知之重耳奔蒲夷

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與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是觀之禍亂

之作將以 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鹽鐵論曰定傾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

開聖人也 繼其緒史記曰秦更民曰黔首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陛下謂元

臣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 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

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

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思想而不可得見也 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東漢記羣山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曹子建

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 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 天下嚮然無所歸懷

班固漢書贊曰海內 雖有夏之邁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左氏傳曰

嚮然喪其樂生之心 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人以致夏政又曰夷羿牧之杜預曰夷氏也史

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爲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

之 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

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爲 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左氏傳晉隨武子曰抗明威以攝

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

下之肥也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尚書曰汝不遠

是謂大順 心知訓劇秦美新曰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海外遐方延頸企踵 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旅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以牧夏衆使女艾謀澆

收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澆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毛詩序曰丞民尹吉甫美

與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子曰聖人

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

之胤惟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

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為一心君會無與二何暇有三乎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

陛下而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是以邇無異

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何曰我先謳歌者無不吟詠徽

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

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答賓戲曰用納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卦

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

數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冠帶之

倫要荒之眾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不謀而同辭者動以

萬計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

趣昧死以上尊號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

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

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書曰允

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

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也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莢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

遠子馮曰所謂生死而肉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云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

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史

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

萬機以亂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莒恃陋方今鍾百王

之季當陽九之位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



事而

同

繼

圍

甲

士

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覲觀社預狡寇窺窬伺國瑕隙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與覲同杜預左傳

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覲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間隙也

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也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集曰國家久無繫嗣天下無所繫心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

社稷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

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

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

呂甥曰將若君何眾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申兵益

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

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陛下明竝日月無幽不燭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竝日月東都賦曰散

皇明以深謀遠慮出自胸懷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不勝犬馬憂國之

情遲覩人神開秦之路史記丞相翟青曰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傳

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

辟閭為姓或段  
匹為胡姓

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王隱晉書曰溫

嶠字太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主簿臣辟閭訓滅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臣

碑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

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為清河太守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奉表臣琨臣

碑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三十八

表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

孫盛晉陽春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孫盛晉陽春秋曰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塚人俊為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

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

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

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

職貢於王傳子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修齊之宗廟

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

成湯夏禹賢興

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

服之義

論語曰繼絕世柔服已見劉琨勸進表

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竝

祀

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五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

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

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

將以位嘗

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

得體

傳

皇

氏國周周



隨心也

位思如... 氏多如... 入祖宗... 便易入

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書曰初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

黨曰夫文止戈為武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崐嶺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洛陽故京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王館與相連與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雖三五弘道商周

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北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

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摩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

之惠罔極已見上求親親表毛詩曰微彼桑土綢繆牖戶追惟吳偽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謚曰武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眾犯難破董卓於陽人

濟神器于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威震羣狡名顯往朝

桓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征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

至忠已著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

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為采薪者所踐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

其墓愚謂二君竝宜應書二君堅策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

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

讓中書令表諸晉書竝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又非治書... 以見事之相



殊

容

庾元規

何法盛晉書頴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於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

中州為洛陽庾氏頴

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

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

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解散

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

龍興坐異常之顧

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

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

何法盛晉書曰

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娉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姻已見懷舊賦

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

玄風

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沐浴已見上求自試表注

頻繁省闈出總六軍

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為中領軍

十餘

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

分臣所宜守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

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

先帝謂元帝也登遐已見上文

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

神聖政維新

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宰輔賢明

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

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

而國恩

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

后之兄也

王隱晉書曰明穆王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春秋曰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也

姻婭之嫌實與骨肉

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

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無私已見上求通親親表也然

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

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

族東京六姓

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章德實后和意鄧后安思閻后桓思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

皆非姻黨各以平

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

黨於朝無援於時根植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

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賄居權寵四海

側目

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鄧都側目而視也

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

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

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

昨

觀元規之意  
非志存遠讓  
但於天下  
之日耳

財  
村子纒同

敬



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

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今以臣之才

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音呂外總兵權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心膂賈逵國語注曰膂脊也以

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雖陛下二相

明其愚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

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孝經曰君子之

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

忘也刑罰貧賤臣亦不能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

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弊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身不

足惜為國取侮是以控控屢陳丹款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也而微誠淺

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以臣今地不可以進

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

之年矣門已見本篇注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

薦譙元彥表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畊山數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六旬道健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

彰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

風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界哉后之為人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

淵淵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

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章昭曰三君父師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

靜一流競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伏惟大晉應符御世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運

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神州見吳都府注兔宜絕響於中林

白駒無聞於空谷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谷鄭玄曰兔置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斯有



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息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 陛下

聖德嗣與方恢天緒 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 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

鯢既懸思宣大化 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溫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 訪諸故

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泥之墟想王蠋 音蜀 於亡齊之境 左氏傳魏

罪因夏人以代夏政棄武羅伯因熊鬃龍圍而用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拜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拜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

固 易曰貞固足以幹事 抱德肥遯揚清渭波 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 于

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 道消顛沛已見謝平原內史表 中華有顧瞻之

哀幽谷無遷喬之望 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凶命屢招奸威相逼 孫

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叔父驥驥子壽辟命皆不應也 身寄虎吻危同朝露 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朝露已見上求自試表 而

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 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侯道志潔如玉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夷與 杜門絕跡不

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 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

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且暮人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四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 雖園綺之

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 漢書曰園公綺里季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管寧遼東之子遼海漂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 于今西土以為美談 夫旌德禮賢

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

黎偷薄義聲弗聞 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 益宜振起道義之徒

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 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束帛 足以鎮

靜頽風軌訓囂俗 魏文帝令曰道薄於 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周書曰乃

當年風頽於百代矣 解尚書表 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殷仲文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沈雲白第一  
風度勝波則  
遺後妙如此  
人必此等而  
程流傳到  
今堂不以此  
款

裕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記曰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驚飈拂野伏

林無靜柯家語吾丘曰樹欲靜而風搖之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

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

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

任少卿書曰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

陽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錫文纂事會無獨固會

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

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鎮軍宋高祖也匡復社稷大弘善貸馮衍與田

平山東右匡社稷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佇一戮于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既

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維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繫維已見上文于時皇輿否隔

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唯力是視已見東京賦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

人毛詩曰何有無僂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在

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新已見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憲章既明品物思舊禮曰仲尼憲章文武品物已見歎逝賦臣亦胡顏之

厚可以顯居榮次尚書曰予心顏厚有忸怩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見上庾元規讓中書令表違謝

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云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傳季友叙汝曲於後自道際於有東洋風味

臣裕言近振旅河湓揚旌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曰居河之涓將屆舊京威

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河流遄疾道阻且長

詩曰遄洄從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河

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

改城闕為墟宮廟墮頓鍾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毛詩序

心在目劉琨答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也奉謁五陵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

隨不以虛

雍



崇陽陵西武帝峻陽陵邙之東北宣帝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

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

之等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祖將伐羌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成洛陽既開翦荆棘繕脩毀垣左氏傳戎子

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

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沖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于天子於是重贈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念功簡

勞義深追遠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

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

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內竭謀猷外勤庶

政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僛俛也及登

庸朝右尹司京畿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敷讚百揆翼新大猷尚

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蜀志曰文

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

述班同三事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論語子

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

外虞既殷內難亦存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

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

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讜言嘉謀

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穀梁傳曰

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

入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直莫見其際



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國語狐偃

紀可以遠矣又晉子犯曰若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日畜力一

其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力之不及此爾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易曰九三

有終吉王弼曰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勞謙君子

履得其位也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

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有大臣契闕屯

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是以獻其乃懷

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封儀同三

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

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母丘儉表曰禹禹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太祖高皇帝

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

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飲燕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

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尚

武皇帝諱頤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尚

謬顯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尚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毛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

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

臣患知之如日見百步之外不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

能自見其類故曰自見之謂明愚夫一至偶識量已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也郭

璞曰偶爾值也庾元規表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

日仰覽殷鑑量已知弊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

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又曰后憑玉雖嗣君棄常獲罪

翼曰王崩玉几見下句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凡道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

宣德嗣君謂蕭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棄常爾王室不造職臣之

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王室不造職臣之

由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之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王子與

由已見王仲宣贈女叔良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居為東牟侯又曰武帝

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

博陸侯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

德補則

封宣城郡公也

任彥昇

秀昇等奏此為殊健不減傳孝友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彭林王海陵王

母丘儉表曰禹禹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紀李通上疏曰臣經術淺淺智能空薄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

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

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尚

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

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也郭

璞曰偶爾值也庾元規表

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

又曰后憑玉

漢書曰齊悼惠王子與居為東牟侯又曰武帝

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



此言奏對時不  
必言臣兄雲止稱  
臣兄也

后詔可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色不失天  
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

乾訓誓在耳曹植求目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家國之事一至於斯謂

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寢廟已見吳都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左

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尚書曰先王昧爽坐以待旦寧容復微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

曰豈敢于祿位以微時榮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征凶如有絕漢

乎宴安已見上解尚書表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

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桓桓上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

管王言周禮曰司會中大大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且虛飾寵章

委成禦侮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

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雎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况

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勳

不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七略曰

生為一條以可條可為一貫也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穀梁傳曰大夫

躬賈遠國語注曰黜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孫皓詔紀陟曰故特任使莫復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

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光宅已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

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為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亦願曲留降鑒即坐

道綽有餘裕孟子曰欲為君則盡君道欲為臣則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

綽然有餘裕哉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

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臣諱誠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

任彥昇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



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

凡流輪翮無取張載贈棗子琰詩曰輻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翮進謝中庸退慙狂狷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篋贏不

如一經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雕蟲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負書燕

魏空殫菽粟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使裁粟如水火躡屩齊楚徒

知貧賤史記曰虞卿躡屩擔簦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躡草屨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既

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唾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咱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持斧作牧以意苴與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

為虜見獄吏之尊漢書賈山上書曰秦楮衣半道羣盜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迺書請背示之曰除名為民知井白之逸孫盛晉陽秋曰劉弘顧望除名

百年上壽既曰徒然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上壽百歲中壽八十如其誠

說亦以過牛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閉門荒郊再離

寒暑閉門已見恨賦毛詩曰載離寒暑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翰黍稷之餘稅朝夕已見江賦關

外一區悵望鍾阜漢書相僕上書曰恥為關外人又曰揚雄有宅一區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雖室無

趙女而門多好事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曰揚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祿微賜

金而歡同娛老賜金娛老謂疎廣也見張景陽詠史詩折芟燔枯此焉自足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芟而

坐以蒲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漢書曰

子接千歲之統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

俯取出浹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臣曩等離心功慙同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

人同心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輿棺即輿輓也巴見潘安仁贈陸機詩締構草昧敢

叨天功締構見魏都賦易曰天造草昧鄭玄曰草草創也昧爽也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獄訟謳歌示同

民志獄訟謳歌已見劉越石勸進表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顧已及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開白水列宅舊豐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吳漢南

此鍾阜即將山非許所云

反



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以事莫及縮也

**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

**費** 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未祐宅祐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車駕幸祐第問主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初上學長安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問稽疑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陸機顧諟諫曰遷吏部尚書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

**遠** 惟則哲在帝猶難 尚書答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魏以降遠識繼軌雅**

**俗所歸唯稱許郭** 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稱

**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習鑿齒

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

舊傳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于

**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

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眾乎

**機暫發顧無足算** 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

**在魏則毛玠公**

**方居晉則山濤識量**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僕射典選舉賢行

**以臣**

况之一何遼落 世說袁彥伯曰江上

**齊季陵遲官方淆亂** 毛詩序曰禮義陵遲莊

遼落居然有萬里勢

**鴻都不綱西園成市** 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救州郡三公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

**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

臨朝於西園賣官目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

**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

歎 金章盈筭未詳虞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九十

**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

已南面責成斯在 論語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豈宜妄加寵私以乏**

**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 董巴與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

**求之公私授受交**

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 漢書曰蕭何以丞相雷

擊楚何守關中後為鄼侯范曄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

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侯

**或制勝帷幄**

**或門人加親** 漢書高祖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爵侯東觀漢

記曰拜前將軍鄼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並親可封禹為

**鄼侯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 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勝不免貴

禮義是制通為稷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征伐

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繫弓戟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

還言方作攻其上嘗嗟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

**或盛**

**戰** 東觀漢記曰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為上蔡侯漢

書鄂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

**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栢榮** 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

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栢

直似錦文



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

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五侯外戚且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

時王商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既義

異疇庸實榮華儒者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帝疇爾庸後嗣是膺

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曰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仕不遇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門無富貴易

農而仕東方朔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吏部郎徒吏部尚書徐亮二

州刺史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元帝也位裁元凱任止牧伯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

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戡檇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高祖少連

夙秉高尚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所富者義所乏者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薄宦

東朝謝病下邑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

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

年雲遷散騎常侍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侍吏部尚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書曰車丞相高祖劉履

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

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

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尚書伊尹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

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

宿心素志無復貳辭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書甄彬奏曰不宜違人之素志矜臣所乞特迴寵命

則彙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

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璠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方之疏壤取類導

川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老子曰大

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象無形道

从楊木也南朝沿晉如此

草稿如此



飛同塵五讓高世漢書爰盜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主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

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白駒已見相

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

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賜冠子曰伊尹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

酒保太公屠牛皆海內荒亂立為世師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相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

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

帝駕從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

而詣之五聲腋張璠易注序曰蜜峰以兼采為味

倦響九工是詢鬻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

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

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

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太冲詠史詩曰世曹

陳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

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

明梁典及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覽生道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

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

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

狀曰錡質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

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

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各教中自有樂地

何為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

家有賜書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

遠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室邇人曠物疎道親毛詩

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各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已在

貧賤不患物不疎已親疎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

已見謝宣遠庠序公朝萬夫傾望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

送孔令詩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臧榮緒晉書曰荀顛字景倩潁陽人也魏太尉或之第六

近見表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

徒郤之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前晉安郡

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字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僧孺東海鄉人也六歲

侯恩致恬

通補

羅仁賢

以征史末

此畫合也

碑亦有誤

然則政云

伯據碑互

晉

狂



集螢編柳  
不可信

解屬文梁與除鎮軍記室既筆耕為養亦備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備

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詒議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公筆耕乎東觀漢記耕或為研范畢漢書曰班超為官備書以供

養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

讀亦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

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

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大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毋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為經

行人物雅俗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孫綽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

儀南宮故事胡廣漢官制廣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名

為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問

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豈直魁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韓虞三輔決錄

廉為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詔

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祕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騰文士傳曰人有於嵩山下得竹簡

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東晉哲曰此明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

帝顯節陵中策文驗校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

訪對不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訪對為世純並東序之祕寶

瑚璉之茂器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論誠言以人

廢而才實世資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解嘲曰鄒衍頡臨表悚戰

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為褚諮議蔡讓代兄襲封表蕭子顯齊書曰褚蔡字茂緒為義與太守

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畧不同疑是藁本辭多冗長

任彥昇

臣蔡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責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

公臣門籍勲蔭光錫土宇臣責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蕭子顯齊書曰褚

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蔡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而深鑒

止足脫屣千乘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

國讓弘義有歸左氏傳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

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

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困救家丞翁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翁上書奉詔封奮

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翁移臣又曰丁繚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成逃

令奮



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讓之且先臣以大宗

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稟承在昔理絕終天

頃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對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左氏

停絕丹款已見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謝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不任丹慊之

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與作求立太宰碑表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贈太宰蕭子顯齊書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微烈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璩與既絕故

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西征賦曰非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質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府之延閣則青編

落簡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然則配天之迹

存乎泗水之上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酈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素王之道紀於

沂川之側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為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由是崇

師之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擬汝於夫子七略西河燕趙之間尊主之

間致之於堯禹尊主謂伊尹也恥其君不如堯舜已見故精廬安啓必窮鑄勒

銘然寔為太丘宰故曰一城也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

陶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

公其人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體國端朝出藩

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嚴天配帝則周

吾與女  
鑄



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

家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教敷五教若

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易云日新之謂盛德琴書藝業述

作之茂漢書曰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

得而稱焉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嘗問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者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嘆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人之云亡忽移歲序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鳴鴉東徙松檟成行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子良而周

公有居攝之情由于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鴉鳴以喻焉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鴉鴉周公

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鴉鴉焉說苑曰臬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臬曰我將東徙鳩曰何臬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

東徙猶惡子也左傳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為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

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也人蓄油素家懷鈔筆油素已見吳都賦葛龔與梁相賤曰曹廣寢懷鈔筆行誦文書

瞻彼景山徒然望墓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望墓結不解昔晉氏初禁立碑

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

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陳蒙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

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目禁樹碑然後詣關待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

在常均之外如仁微管並見上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舉即為成規

褚淵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儼薨贈丞相南陽樂藹為建立碑第二子格託沈約及孔稚圭為文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

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轡軒不知所適禮記

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蠲為齊王曰秦攻齊今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朕望長

陵東門見一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范曄後漢書曰建武

中禁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策名委質忽焉一紀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其貳乃磔慮先犬馬厚恩不

答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填溝壑虞貞節曰而弊帷毀蓋未

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于天而命短妾之天反先犬馬死矣而弊帷毀蓋未

辱以御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珠襦玉匣遽飾幽泉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辱蠅蟻延叔堅戰國策輪語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

甲連以金縷皆縷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

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南浦迎喪既

廟

子補

謂

試注

蛟



曲逢前施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  
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敘其平吳勳一沈  
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  
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  
迹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以下

文選卷三十九

上書

李斯上秦始皇書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於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啟

任彥昇奏荅七夕詩啟一首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啟一首



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啟一首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今上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上書

上秦始皇書一首

李斯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漑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管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

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

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東得百里奚於宛

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

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迎蹇叔於宋

史記曰百里奚謂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

此題亦當云太子

此題當云公



使求郤

公莫知繆公傳人厚幣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來邳豹公孫支於晉

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

戎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蓋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

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

天子致昨諸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疾號商君印五剛切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

漢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五年公十年

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

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

也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縣也蓋秦令人據之也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

成皋縣名周之東境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

今史記曰惠王卒韓魏齊楚皆宿從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華戎為華陽疆公室杜

私門晉書食諸侯使成帝業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

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負猶累也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疎士

而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

之玉有和隨之寶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垂明月

之珠服太阿之劍越絕書曰楚王曰歐冶子于將作鐵劍二枚一曰太阿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

樹靈鯨之鼓孫卿曰織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記注曰鯨皮可以胃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

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

之氣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駛決啼不實外廐周

曰正北以馱馱為馱廣雅曰馱馱屬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克

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

於元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言以宛珠飾簪璣傳珥也說

文曰珥瑱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而隨俗雅化佳冶窈

窈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以別之佗皆類此

充廢

窈

昭

武王補

此注多誤

武王補



窈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開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鳴

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說文曰甕汲瓶也於貢切說文曰鄭衛桑間韶虞武

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

廣曰韶一作昭今棄叩缶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

意當前適觀而已矣高誘曰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

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

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

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

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眾庶故

能明其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

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齊之謂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裏足不入秦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夫物不

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

以益讐內自虛而外以對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懸衡天下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

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

路張耳陳勝連從子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

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

胡數涉北河之外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蘇林曰

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

千里不絕鄭玄禮記注曰流猶行也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



辟疆為河間王至子襄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六齊望於惠后 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

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閉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閭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

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壁光為濟南王也 城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文章與弟與居討諸呂有

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與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與居所封與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陵濟北縣 淮南之心息墳墓 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

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

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

陽 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

得擊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 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

大王患也 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惠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輒當為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渡陽惡指斥故

假胡越錯亂其辭自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 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善曰底與砥同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

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 如淳曰改易精 則無國而不可好 善曰爾雅曰

同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 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說

大王之義 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 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 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 善

劉瓛周易注曰至 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 孟康曰鷲大鵬也如淳曰 鷲鳥比諸侯鶚比天子 夫全趙

之時 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 武力鼎士裒服 服 叢臺之下者一日成市 服

曰裒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曰 不能止幽王之沈患 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 淮南

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 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然則

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鱒設諸 賓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

勇士孟賁水行不避 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

之補

輔

有注依注擬 使易了



志不明求衣

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

東褒儀父之後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逾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

深割嬰兒王之

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孝文帝於骨肉厚也

壞子王梁代益以淮陽

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揖早薨徙武為

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壞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壞也善曰方言云瑋其肥盛晉書注以瑋為諱

卒什濟北囚弟於雍者豈

非象新垣等哉

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

今天

子新據先帝之遺業

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

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

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

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

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

新垣過計於朝

服虔曰過誤也

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

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

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燒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

也兵不留行

善曰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

收敵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

張晏曰項羽自號西

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

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也此皆

國家之不幾者也

孟康曰言國家不願大王熟察之可庶幾得之也

願大王熟察之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

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管者荆軻慕燕

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如淳曰白虹象日為君善曰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吾知其然也

矣後聞軻死太子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為

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者于歷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夫

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

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

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

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管玉人獻寶

楚王誅之

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刑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刑其右足李

斯竭忠胡亥極刑

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

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

世恐遭此患

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願大王察玉人

以下皆言為左右所排非指指斥也左右謂勝說之徒



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德善曰以討其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

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善曰史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

夷之華浮之江中應劭曰比干心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

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楹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

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善曰家語

曰白頭如新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曰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

相悅日甚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曰奉丹事善曰史

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千金斤邑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

如於期曰為之柰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持其袖右手握其臂

於期從之自刎徐廣曰樞丁鳩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

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

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

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爾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

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照度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

抱梁柱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

而死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

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燕王按劍而怒

食以馱馱孟康曰敬重蘇秦雖有讒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

授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

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晉者司馬喜臙鼻脚於宋

宰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二相山中尚書呂刑曰臙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為

應侯善曰史記曰范雎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雎金千金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

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

後入河也負石自投河善曰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徐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善曰論語曰徐衍

此宋誤也狸乃  
藟字非殺

賜

灘

膝

君

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  
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

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  
疾歌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而歌桓公任之以國

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



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

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管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善曰

曰齊人饋女樂季相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文穎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夫以孔墨之

辯不能自免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國語冷洲鳩曰眾心

成城眾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銷國亦云銷骨又曰讒毀之言骨肉之親為之銷滅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

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彊盛史記曰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張晏曰子

臧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坐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

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矣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讐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

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讐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

俾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

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封比干之

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紉列姓者觀其胎產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

晉文公親其讐而彊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袂及入寺人求見於

是呂鄰冀芮良偃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鄰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袂袂也勃鞞字伯楚齊桓公用其仇而一

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何則慈仁殷勤誠

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

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

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力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白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

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今人主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言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

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公孫軼事孝王竭心謀示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幾達無愛於士善曰

於士所求無所愛惜也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思

於士所求無所愛惜也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思

於士所求無所愛惜也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思



厚無不使善曰戰國策刁鞅謂田單曰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徵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張晏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盼何則

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張晏曰柢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蘇林曰柢音蒂善曰廣雅曰蟠曲也困去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謂雕飾杜預

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稷足結怨而不

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或為游今天下布衣窮居

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善曰伊尹管仲懷龍逢比干之

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

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開達也是使布衣之士不

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

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

奪乎眾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故秦皇帝任中

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善曰戰國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

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臣聞呂尚遇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遯卒遇共成

何則以其能越拘孿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

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牆臣妾所見牽制諛文曰牆垣蔽也然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遠不可羈繫也此

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厲名號者不

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磨石也論語撰考識曰子罕言利利傷行也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

之有哉棄其疏乃立枯於洛水之上疏即古蔬字

厚無不使善曰戰國策刁鞅謂田單曰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盼何則

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稷足結怨而不

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

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

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跡矣

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

奪乎眾多之口

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

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何則以其能越拘孿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

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厲名號者不

以利傷行

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



歌墨子迴車

晉灼曰史記樂書紉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

今欲使天下恢

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賢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

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趨闕下者哉

已之節不可受王之聽不可偏言及愛言之

上書諫獵尚者深切章奏當以此為矩矱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

善曰史記曰秦

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賁育之勇馬而死

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

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

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善曰車塵言清尊

之意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

朽株盡為難矣

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佩文以道傳昇昇傳達蒙

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

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

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

張揖曰銜馬勒也檄駢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汎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

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檄而後鞭策之威

而况乎涉豐草騁丘墟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為丘墟

前有利

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

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

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

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

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

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

不坐堂

張揖曰畏懼瓦墮中之也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頗似老子

陰

枚叔

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

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昌失全亡

舜無立錐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世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

而德結更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為天子誠得其道者也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

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故父子之道天性

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

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坐之不測之淵

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

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

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坐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

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微切甚急善曰曾子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必若所欲為危於累

卵難於上天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卵難於上天二博基加九鷄卵其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天不可階而升也變所欲為

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今欲極天命

之止壽弊無窮之極樂善曰弊猶盡也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

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師古曰走越也元為秦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愈多影愈疾不如就陰而

止影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疾而影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景靜處以息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漢書音義或曰滄寒也

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知絕薪止火而已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

則止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字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

止水抱薪善曰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

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

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善曰自泰山之雷力救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晉灼曰統

說文統井橋也音統曰井上四文之統統為以名其橋也統統

如 滄 欲 迹 甚 矣

說文統井橋也音統曰井上四文之統統為以名其橋也統統



彈補 斷補  
案說文案  
刻也案宜作案

如拔  
緣

古繩字彈盡也極之繩幹井上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  
四交之幹常為汲者所契傷也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之必有 盈縮也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贍也寸  
失故大較易為智曲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  
辯難為惠也徑直也 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蘖足易去也莊子曰椽樟初生  
可抓而絕廣雅曰搔抓也字林曰搔先牢切抓壯交切 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  
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礪磨也礪 種對畜養不見其益有  
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  
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鼂錯為名  
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管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 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  
南距羌 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  
作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善曰漢書曰南夷自雋東北君長十數  
六國乘信陵之

籍 善曰漢書曰籍無忌也常  
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 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

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  
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 顏師古曰修恩  
而南朝羌祚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善曰言  
十倍民 多百倍 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

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 李奇曰  
譬猶蠅蚋之附群羊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 善曰說文曰秦謂  
之蚋楚謂之蚊蚋

公以謝前過 善曰謂漢鼂錯也錯為  
御史大夫故曰三公 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

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 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  
謂僻在東南 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貢獻

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如淳曰  
輸錯雜而出也 山東吳

子



此書後改訂

王之府藏也善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與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

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大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

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也游曲臺臨上路不

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為池淡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

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冀十分之中得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

下蘇林曰羽林黃頭即襲水戰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善曰吳饗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

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

殺身以滅其迹晉灼曰齊孝王將間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樂布等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菑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趙囚邯鄲此不可

掩亦已明矣應劭曰漢將鄼寄圍趙王於邯鄲與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

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地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善曰將北地謂將

弓高宿左右服虔曰弓高侯韓頽當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

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管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春秋考異鄧曰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海水大出許慎曰庶女齊之小寡無子養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削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楊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也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

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

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離故曰有不易之行

者此也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

宋

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



於伏劍 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

不顧 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然徒

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

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

又曰願王熟

察少加憐焉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

淮南子曰處僻之鄉蓬戶

所謂形植犁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揉桑條為戶樞說

退不飾詩書以驚

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

聖飾詩書以買

名譽於天下 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

漢書帝賜嚴助書

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學鄭寬中張

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

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

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門扃 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

餘豫三五賤伎之末

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

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表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此夜為

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白狐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關關法鷄鳴出

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

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司馬遷

書曰使得 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 鄭玄毛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

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 燕丹子曰荆卿之熱太子東宮臨

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

智伯滅之不為報讐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獨為報讐也豫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我故眾人

報之智伯國士遇 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 左氏傳曰衛太子迫孔惺於廟強盟之子

我我故國士報之 聞之懼下石乞孟釐敵于路以戈擊之斷纓于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

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公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弁惆弔曰

今於道秋毛之端 剖心摩踵以報所天 鄒陽上書自明曰剖心折肝孟子曰墨子兼愛

萬分未得處一焉 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謫缺 楊惲書曰言

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限幽囹 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詩曰顧瞻周道中心乎兮高唐賦

麴武曰今秦王反戾天 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 尸子曰眾以虧形為 是以每

一念來忽若有遺 一念至忽然口生 加以涉旬月迫季秋 天光沈陰左

右無色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秋 呂氏春秋

與獄吏為伍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身 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

以血也 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槌心而泣 下官雖乏鄉

注引袁正 此第引遺原 書身理初說 非

君

啟

心

志



曲之譽然嘗聞十夏扶曰士無鄉之譽則未可以論行其上則隱於簾肆之

間臥於巖石之下漢書百錢足前開下簾而授老子論衡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

下名震京師次則結綬金馬之庭向議雲臺之上漢書曰南越

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漢書曰南越

遺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俱啟丹冊並圖青史漢書曰高

下又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遠則直生取左氏傳曰

封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叔向貽子

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末將盡爭之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

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

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

舉孝廉補淮陽醫工長後王朝京師得會見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券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

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咎

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呂囚於清室又曰而僕又且之

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司馬遷書曰如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史記曰

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楚狂接輿已子陵閉

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

及自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

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

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

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子事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

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

歌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青雲浮雜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

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西泊臨洮土刀狄道北距飛河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

青龍臨壇御玄甲飲醴而已楊雄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莫不浸仁沐義昭景

之圖吐之而去痛圓門含憤獄戶周禮曰以王教庶民

亂亡之端此息仰惟



鬼無恨於灰骨

曰昔先王聖一

掘之五頭共孔公令厚葬之乃思及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為亭長龔壽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鵲奔亭

敬

聞

備從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致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部宿

啟

奉荅敕示七夕詩啟一首

任昉集詔曰聊為七言詩五韻殊未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理可即制付使者

任彥昇

任昉啟奉敕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

必稽功務法未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託情風什希世罕工

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

在四世魏稱三祖

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二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

寧足以繼想南風

克諧調露

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

性與天道事絕稱

言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豈其多幸親逢旦暮

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莊子曰萬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之遇也

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

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孔晚門用賦賈誼升堂相知入室

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蒼賓戲曰泥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階為郎中又

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

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

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不疵表於辯才之戲

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願集有辯才論

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効蚩鄙已彰

孫子兵法曰兵間拙速未睹工久陳琳箋曰蚩鄙益著閭繢上詩表曰勞者歌

其事貴露蚩鄙

臨啟慙慙

女六切罔識所寘謹啟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啟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累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壹字望之永嘉

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壹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眇眇見之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諡忠貞公眇音真忍切

肝休于切

任彥昇

修

臣彬啟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敕當賜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壹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搆身危孝



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

王隱晉書述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名教謂樂地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

表蕪滅丘剗荒毀孤烈

穴其中推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

感慨自哀日月纏迫

公重牧哀歌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孤兒

陛下弘宣教義非

求效於方今

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

壺餘烈不泯固陳力

於異世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

左氏傳曰

凡諸侯薨於朝會葬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

戰國策顏蠅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壘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

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啟事以聞謹啟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一首

劉璠梁典曰昉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於墓側齊明

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昇

昉啟近啟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坐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

旦左氏傳楚遷啟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

鵬鳥賦曰品庶每生蒼頡篇曰鎔炭鑪所

鐵也

干祿祈榮更為自拔

論語曰子張學于祿 虧教廢禮豈關視聽

言已之所陳但正虧教而廢禮豈敢

所不忍言具陳茲啟

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啟

昉往從末宦祿

公羊傳曰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不代耕

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

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

禮記曰命士已

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膝下之懽已同過隙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

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喪之則是無窮

几筵之慕幾何可憑

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

階仰視棟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

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

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

聲類曰酌以酒祭地也酌力外切論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又曰祭神如神在

晨暮寂寥聞若無主

坤蒼曰聞靜也喪服傳曰無主者其

無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戚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祭無主

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

呂安答嵇康論曰易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

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又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

孝經曰昔者明王之

霈然降臨賜寢嚴命

孟子曰沛然下雨

錫類所及匪徒教義

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

不任崩迫之

之以孝治天下也



情謹奉啟事陳聞謹啟

一本明教作群議呂廷濟曰明家集詳其名但云君僕者因而錄之

文選卷四十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彥昇

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無却司馬法曰將軍死

前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綏顧望避敵逗撓奴教切有刑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至

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史記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不坐乎王許諾

魏王著令抵罪已輕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是知敗軍

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咎明罰斯在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

語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死罪家戮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

侵軼躔擾疆陞王師薄伐所向風靡獯獫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田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

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有曰日大猷猷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

魏川世圖氏圖國南甫



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之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

之費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所遂破北軍歷陽縣郡圍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倫

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流曰塗澗魏步道所出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沈約宋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

世分郢州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猾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眾憑陵弊邑故司州

刺史蔡道恭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戰守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眾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

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率勵義勇奮不顧命潘安仁汭馬督誅曰率勵有方司馬猶不降及城陷挫其餘眾求恭屍卒不能得

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全城守死自冬徂秋潘安仁汭馬督誅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猶轉戰無窮

丞摧醜虜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焉支山毛詩曰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

勒則耿存而蔡亡漢書曰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守疏勒城傍有

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眾皆稱萬歲

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葉則

單于之首久懸北闕漢書宣帝詔曰傅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啟土

而已哉漢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涉安侯於單曰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啟土寔由郢州刺史臣

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故使蝟音謂結蟻聚

水草有依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吳志曰錢塘大帥种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儉狃種鬻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也方復按甲盤

相緩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按甲而延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

屈凶威謝承後漢書胡爽曰狄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雖然

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劒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

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成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疆場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劒折挫也疆場

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場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甯不有嚴刑誅

賞安寘景宗即主史記曰繁滸數言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置也主謂為主首主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

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臣當下讀也臣謹按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

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



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為鄴侯功臣皆曰蕭何

獵乎曰知之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土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賞茂通侯

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負檐裁施

鐘鼎遠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施於負檐晉之惠也又曰宋左和戎莫效二

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

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且

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

管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

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

伏惟聖武英挺畧不世出漢書荆通說韓信曰功料敵制變萬里無差趙

固理絕言提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劉琨勸進

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汧馬督諫曰聖朝西顧關右愍彼司

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

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臣謹以劾請以見

事免景宗所居下太常削爵士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

偏裨將帥胡卦切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建續奏臣謹奉

白簡以聞

奏彈劉整一首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蒙

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字是以



何不注彈  
下既入此遂  
理當刑節  
今復詳引  
列入通記  
卷之五  
不辭屬文  
妄作乃尔

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

千載美談斯為稱首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

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

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畱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邊婢

緣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邊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

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

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

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便打息邊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

共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

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與道先為零陵郡得奴

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

應入眾整便畱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邊其奴當伯

先是眾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眾作

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

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眾整復云寅未

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邊整規當伯還

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

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邊寅妻范云當伯是

亡夫私贖應屬息邊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

云應充眾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

劉整兄寅弟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

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

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



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王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畧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

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

昭明刪此文太舉故詳引之今與彈相應也

臣謹案新除中軍參

軍臣劉整閭閻聳名教所絕

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閻歷諸侯平屈原曰關

皆任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

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純袴

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綺襦純袴之間

絕通問而妄肆醜辭

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莠醜也

夕不寐而謬加大杖

謂打透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

其老弱

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

高鳳自穢爭訟寡嫂

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

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

也鳳年老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

管人睦親衣無常主

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衣無常主已見上文

整之撫姪

詠向秀

食有故人

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



公孫弘內尉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禮切惟交

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質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媪武負貫酒兩家常折券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金十則鍾杜

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詩曰漸車帷裳毛長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禮禴為童容也左氏

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何謂之人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臣等參議

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

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

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

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坐稱往烈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

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官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致仕若乃交二族之和

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

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曰窳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尚書曰八

倫相奪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

或問雅俗曰涇渭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荅賓戲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

後漢書霍詡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表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姻婭淪雜罔計斯

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庶毛詩曰瑣瑣姻婭則無膺仕毛長曰兩婿相販鬻祖曾以為賈道鄭玄周禮注曰

明目腆顏曾無愧畏丁德禮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永明目而無作孔若夫盛

德之胤世業可懷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樂卻之家前微未遠左氏傳

樂卻胥原降在阜隸杜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

預曰晉舊臣之族也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長

十等士臣阜又曰與臣隸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

宋大做五年 召王族難婚 考皆補將 吏當時與工 商難戶為婚 蓋有以禁法 所謂難之 流伍也

帝 情



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於紀與言思清敏俗者也禮記

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臣實懦品謬掌天憲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

屏風晨與依同詩曰與言出宿尚書曰樊俗奢麗萬世同流漢書劉陶上疏曰今權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

臣口含天憲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應璩詩曰城狐

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不可掘社鼠不可重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

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猷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

源雖人品庸陋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檀道鸞晉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郡人為右僕射周禮曰八

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尚書

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盛陳郡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舊曰

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也而托姻結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孝經鉤命訣曰名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

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魏志曰滿寵字伯寧

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綽冀州記曰奮高平人也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温而食厚祿

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宋博曰王卿憂公齋閱詣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也見璋之

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閭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樹寶早源父

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娶妻及納徵皆曰聘禮周禮曰穀圭以聘女源

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

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

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畧有譽西朝于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其為虛

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是駭物聽漢書曰義曰連親姻也尚書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潘楊之睦

有異於此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

施矜之費化充牀第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儀禮曰女嫁母施矜結帨鄭玄曰帨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鶉之費

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鄙情贅行造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

風聞言事  
鸞續

謝

語

朱

伯

襟



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爲疣贅也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卽主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

格其非心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同人者

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殷紂容桓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自禽獸之心也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

媒不相知名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豈有六卿

論語考此識曰格言成法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馬汙督誅曰聞之前典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宋子河

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宋子河

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早

臣輿又曰僕臣臺高門降衡雖自已作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對蓬茂祖辱親於事爲甚說

曰僕輕易也茂與懷古字同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尚書大傳曰周宜

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管辰方媾之黨革心於

來日賈逵曰宋昭公華心易行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

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

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楊德祖典畧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才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

脩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毛萇詩傳曰彌終也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

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

過此說文曰諷誦也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

之發魏國斯皆然矣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窘身表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穎汝穎

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尚書曰對自周章於省覽何

遑高視哉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遠望曹植下高視於上京也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

有聖善之教發武王名也曰周公八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



德光贊大業而已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好不復謂能兼覽傳記

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矣漢書桓譚曰楊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觀者駭

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

於此乎老子曰天法道法自然鍾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

成誦在心借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

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也脩之仰望始如此矣是以對鵠而辭作暑賦彌

日而不獻植為鵠鳥賦亦命脩為之而脩辭讓植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

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禮記

削也法曰川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拊口市

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

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

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眾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

體具而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自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

殊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楊雄猶稱壯夫不為

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少夫照切若比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譽邪毛詩序曰七月周

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君侯忘聖賢之顯迹鄙宗之過言竊以

為未之思也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

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銘功景鐘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

來圖敗功魏顛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韋昔克路之役秦

昭曰景鐘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斯自雅量素所蓄

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矓誦詠而已詩曰矇矓敢望

惠施以忝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脩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季

緒瓌瓌何足以云曹植書曰劉季緒好詆訶文章魏志曰反荅造次不能宣備

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

富作太

書

此

言特未更



與笳同音欽戔還與余而盛 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項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戔不足自宣頃諸鼓

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能喉轉引聲

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

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廣雅曰抗高也聲悲舊笳曲美常均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及

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迭和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恒譚雜論曰漢之三主內置

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價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

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古詩曰胡

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說文曰衽衣衽也背山臨溪

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

史納譽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驥與顛音同也其史納譽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聲類曰媼奴紺切說文曰媼字或作姐古

字假借也有如子卿者也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

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左氏

得臣與寓目焉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甫宴喜欽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

秉青萍干將之器漢書表益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圃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伴為死人

此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賦吾君

而我不可言失大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

礪於鋒鏑庖丁剖犧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二枚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



說苑曰西閣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聞干將莫邪拂鍾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錘今子持楫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言天性自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說文曰焱火也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兔騾裹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歎曰神奔雷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驥騁傷蹇而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宋王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謹韞積玩耽以為吟頌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頌謂詠吟歌誦琳死罪死罪

荅魏太子牋一首

魏志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荅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

楚辭曰冉冉而逾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

管侍左右廁坐眾賢出有微

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

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安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

置酒樂飲賦詩

稱壽

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

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

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畧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

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

其人也

西京賦序曰雍容愉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

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

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漢書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

往者孝

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

漢書東方朔枚皋不根持論上頗併優畜之

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

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

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路遺助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

幾焉

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魏文帝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

而今各逝已為異



物矣鵬鳥賦曰化為後來君子實可畏也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伏惟所天左氏傳臧

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班固答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項代曰場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

鸞龍麟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傅武仲下筆不休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

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也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

聲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

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

累耳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救正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

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時邁

齒莪徒結切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老杜預曰七十曰耄也猶欲觸胃奮首展其割裂之用

也不勝悽悽尚書曰悽悽謹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畧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魏畧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曜靈匿景繼以華燈楚辭曰角宿未旦耀

靈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

以過也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鐘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間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

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孔安國尚書傳曰沉謂醉

察土宜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漢書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

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耻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栢

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漢書曰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

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東接鉅鹿存

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祖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都人士女服習

書補楚職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



禮教

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於五方

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

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

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

而質闇弱無以莅之

毛長詩傳曰莅

也若乃邁德種恩對之風聲

尚書曰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

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

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

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性情性

至

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

國雅曰科條也

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

尚書曰臣無有

賦事行刑資於故實

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

抑亦慄慄有庶幾之

作福作威

心

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

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

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

廬社為郡使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雷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召侍

詔雷侍中後為東郡太守復徵人為光祿大夫侍中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漢書曰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智臆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

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

拜為東郡都尉

今一揆先後不質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聊以當

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當作公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榮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

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其辭魏帝高貴鄉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

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

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

管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說苑鄒子說梁王曰

有自來矣 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

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

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

呂尚

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尚書中侯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

自是以

帥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太啟主宇跨州兼國



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踧踖也然賢哲之士猶以為

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為

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

服羌從東馳迴首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漢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

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棘東馳封禪文曰昆蟲闔澤回首面內劇秦美新曰迴首內響喁喁如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剋

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涉三越王隱晉書文紀

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親至吳請

救吳遣唐咨王詔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

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及閩越也宇內康寧苛慝不作過秦

論曰苞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范

有楚國者其葉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故聖上覽乃管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

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

正也左氏傳楚子曰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

靡訾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

休惕焉文事勝矣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牲赤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今祠官祠瀆山

岷山也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長楊賦曰迴戈聊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棘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遠無不服

邇無不肅國語蔡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

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

子州支伯曰子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至公至平誰與為

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

鄰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之為鄰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一首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隨王子隆府文學世祖敕朓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



室參軍眺聞橫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左氏傳曰橫汗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 駕寒之

乘希沃若而中疲班固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聘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蹇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絡六轡沃若沃

若調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皋壤使我欣欣而樂樂未

今私岐路西東或以歎喏鳥合切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

况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言密服義之情也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鄭玄儀禮注曰擁抱也孟子曰予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觀莫從

邈若墜雨翩似秋帶潘岳楊氏七哀詩曰摧如葉落勸邈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 眺

實庸流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 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

明又伯宗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 褒采一介拙揚小善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曰

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詩曰九月築場圃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圃之樂築兔園也 東亂三江西浮

七澤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子隆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

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三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

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 向七言曰讌處從容觀詩書毛詩曰燕笑

語今是以長裾日曳後乘載脂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魏文帝與吳質

有譽處兮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書曰文學記乘於後車毛詩曰載脂載華還車言適

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歌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涘 楚辭曰朝暉髮於

陽撫臆論報早誓肌骨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責躬表曰抱豐歸蕃刻肌刻骨 不寤滄溟未運波臣

自蕩莊子曰鯢化而為鳥其名曰鵬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司馬彪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 渤

解方春旅翮先謝滄溟渤解皆以喻王波臣旅翮皆自喻也解嘲曰若江湖之魚渤海之鳥 清切藩房寂寥舊草

潘房王府舊草眺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輕舟而上溯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赦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

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

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

暮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亦不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如其簪履或存衽席

春渚冀王入朝而已候於江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餘艘舟名也 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史記曰諸侯朝天

舍也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如其簪履或存衽席

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丑曰夫春對桃李秋得食其實也無改 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有婦人則著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舊楚昭王亡其躡履已行

三公至河令席薦擯之咎犯聞之曰席薦所臥也而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捐刈 有補 主 不亦 報 槓 賜 學



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  
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  
望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托朱生  
涕橫集而成行漢書中山  
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  
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臣不勝犬馬死

### 到太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

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劉歆甘泉賦曰擇吉

日之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朱合生之倫

庇身有地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魏

帝令曰况吾託士人之咳若改唾為恩眄睐成飾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小人

懷惠顧知死所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管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

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

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

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廝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

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知梁武之

幸國之不幸詩曰寤命不渝毛萇曰淪變也

先覺也猶什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漢書相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往聖人之網不與驕君之餌也

而相賀淮南子曰湯沐具而鸞鳳相弔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易曰易有太極

物何稱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

府朝初建俊賢翹首阮籍奏記曰羣英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魚

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荅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朕况千載而一遇者也易

雖則隕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不勝荷戴屏營之情

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

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也將使伊周奉纒桓文扶轂上林賦曰孫叔奉纒羽獵神功無紀

物何稱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

府朝初建俊賢翹首阮籍奏記曰羣英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魚

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荅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朕况千載而一遇者也易

雖則隕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不勝荷戴屏營之情

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

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

奉被還命未蒙虛受

君子以虛受人 摛紳顯顯溪所未達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摛紳先生之畧術李奇曰摛插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顯顯仰天告顯論

語子曰丘未達也

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大臣受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

莊子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為未至於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荀勗勸進曰信匹夫細行彼等所大懼

是以履乘石而周公

是以履乘石而周公

不以為疑

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且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

贈玉璜而太

公不以為讓

尚書中候曰王至田於溪水畔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攝

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

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謂秦伯曰樂武子之德在

經綸草昧歎深微管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

加以宋方之役荆河是依

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與樂十

旅大造王室

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兵于西

雖累繭救宋重朕存

班師振

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伐吳楚以報宋方之役杜預曰宋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

楚說文曰繭黑皴也古典切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朕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朕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

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

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推毀之悅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

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

聞男界震主者身危功益天下者不賞

皇天后土不勝其酷

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覆后土而戴皇天

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

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闍豎尚書令懿於

中書省飲鴆薨論語比考識曰殷惑姐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嬉識曰庚子之且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且庭

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

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淹涕激義士

之心

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

顧盼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譖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晉史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

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祉

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且焉霸王之

君與登山之神見且走馬

山戎孤竹束馬景從

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束馬懸車上辟耳之山西都

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

賦曰天

伐罪弔民一匡靖亂

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



務靖亂無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勤於行也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樂廣曰

母今為濡足故不救人可乎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道風素論坐鎮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

異不習孫吳運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闇與之會周驅盡誅之氓濟

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

玉不毀誰之功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獨為君子將使

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曰遠伯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周易曰

不任控款悉心重竭論語注曰控款誠也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左

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法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籍乃

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舍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尚書曰伊尹作咸有一

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子夏處西河

之上而文侯擁篲史記曰上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沐浴之間退而老

恭也如今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曰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

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良之皆郊迎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

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

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入者目擊而道存焉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何以當之

方將耕於東臬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字

負薪疲病足力不强孟子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子對曰昔

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及古用







